



秋分

天涯◎著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秋 分

天 涯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分 / 天涯著. —杭州: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178-2925-6

I. ①秋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196086号

秋 分

天 涯 著

责任编辑 任晓燕
封面设计 林朦朦
责任印制 包建辉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 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9995993, 89991806(传真)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46千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2925-6
定 价 5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1

天,亮了。

施何在睡梦中听到母亲何小玉在敲门,说快起来,太阳已经晒到肚皮,上班又要迟到了。

伸出一只手,施何半眯着眼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看,七点半,大惊,急忙穿好衣服,匆匆洗漱完毕,走出房间。

餐桌上已摆好了早餐,牛奶、面包和煎蛋。施何坐下,见父亲不在,就问,老爸呢?

你爸去上班了。何小玉端着一碟削了皮、切成块的苹果过来,放在餐桌上说。身材矮小的她,退休后越发身宽体胖,一脸慈祥的奶奶相。见女儿一副没睡醒的样子,何小玉忍不住嘀咕,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女婿回来? 明年都30岁了,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,小姑娘年纪越大,对象越不好找。

施何正捏着一块面包往嘴里塞,听到母亲又唠叨找男朋友的事,很烦,说,30岁怎么了? 难道没嫁出去,还不让人活了? 我自己能养活自己,又没有吃你们的。语气里充满了火药味。

何小玉很生气,说,翅膀硬了,说你两句都不行,我是为你好。

行了行了,不要整天把为我好当作理由,不吃了。施何扯过一张餐巾纸,擦了擦嘴,转身回房间,背起包,冲出家门。

“啪”,铁门重重地合上了。

听着空气里回荡的关门声,何小玉摇摇头,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想,晚上等丈夫施林回来,一定要让他多关心关心女儿的终身大事,托托人,总会找到合适的小伙子。现在也真是奇怪,好好的姑娘找不到对象,而那些在她眼里看起来轻浮的女孩子三天两头换男朋友,吃香得很。如果是以前,像女儿这么乖这么懂事,从来都不跟别人七搭八搭的正经小姑娘早被人相走了。何小玉纳闷,想不通,看着桌上

剩下一半的早餐，后悔自己话多，害得女儿没吃饱就去上班了，不自责。

施何开着车，脸色阴沉，最近诸事不顺，搞得她焦躁得很，像个柴油桶，一粒火星就会点着。这几个月，她被一个秘密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她真怕这样憋下去会疯掉。她发现自己一直敬畏的父亲居然外面有个女人，而那个女人竟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林纳，这实在太让人意外了。对林纳，施何内心深处有几分愧疚，因为读高中的时候，林纳和她同时喜欢上一个叫秦君明的男同学，结果林纳由于羞涩，错过了表白的机会，秦君明选择和施何在一起。两个人约好考同一所大学，天不遂人愿，秦君明考到东北，施何在州城读大学，异地恋持续一年后宣告结束，原因是秦君明移情别恋，喜欢了班上一位女同学。毕业后，秦君明留在了东北，因为他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的副市长，能给他一个光明的前途。施何回了董城，成为《董城晚报》情感版的一名编辑。

人家说初恋难忘，但施何对秦君明并没有太深的印象。她自己的总结是：爱得不够深。

读大学时，偶尔听别的同学说，林纳在高中时喜欢秦君明，后来见秦君明和施何在一起，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施何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林纳突然不理自己。这些年，有关林纳的事，施何并不清楚，就算半年前在同学会上碰到，之前还通过同学群加了微信，可私下两个人也就见面打声招呼，并没有多少交流。

林纳会不会是因为当年的事记恨自己，所以才故意去勾引父亲的？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。印象中，林纳看起来也不像个很有心计的女人。

对于父亲的出轨，施何只是怀疑，她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要说没证据也不对，多少有些蛛丝马迹。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去南部商务区吃饭，在地下停车场，自己目睹父亲和林纳从一辆红色宝马车上下来，两个人很亲密地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情景。不知道林纳说了一句什么话，父亲还很宠溺地摸了摸林纳的头。当时，施何就被惊到了。从小到大，父亲从没有用那样温柔的眼神看过自己，他总是那么威严，不苟言笑。母亲说那是因为父亲在单位里是个领导，严肃惯了。她一直以为父亲就是那种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传统男人，没想到他还有隐藏的另一面，这个发现让她实在无法接受。

要不要告诉母亲？这是施何最纠结的地方。每天回到家里，看到母亲乐呵呵地在厨房忙碌，给父女俩做各种好吃的菜，她实在不忍心用这个残酷的真相去刺破母亲虚幻的幸福。可不说又难受，特别是看到父亲在她们母女面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她对男人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。

董城报业集团大楼到了，施何停好车，早晨没吃饱，就到路口的小摊上买了一只葱油饼，边吃边朝办公室走去。上午10点，有个倾诉者约她见面，地点就在报社旁边的临江茶室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先工作一会儿。她是文体部的人，因为部门的办公室坐不下，就坐到隔壁社会新闻部的小办公室里，与公孙春晓和张倩两位记者同屋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大家相处挺愉快的。

打开电脑，登录情感倾诉QQ群，施何是群主，网名“施大帮主”，每天工作内容就是接听情感热线，与QQ群的群友交流情感上的困惑，还要写稿、编稿。情感版一周两个版面，够她一个人忙的。她有两个手机号，一个私号，一个公号。那个公开的手机号24小时不能关机，任何时候有读者打进来诉说情感话题，她都得接听。由于那个号码是在报纸上公开的，不可避免会有很多骚扰电话打进来，常常把她气得想把手手机摔了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听一些女人在电话里哭哭啼啼，可以想见一副委曲求全、乞求男人回来的可怜样，她真想毫不留情地骂对方活该，没一点做女人的骨气。可嘴上还得耐心给予疏导、劝解，安抚对方激愤的情绪。

正当施何开始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写稿时，公孙春晓睁着一双熊猫眼进来了，一见施何就说，这么早？昨晚我家那小子发烧，半夜送妇幼保健院，累死我了。边说边打起了呵欠。

施何同情地看了她一眼，心想，婚姻中女人的常态是不是都这个样子？不是老公就是孩子，除此之外，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聊的话题。

《最爱的那个人抛弃了我》，公孙春晓捧着一杯热茶走到施何旁边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题目念。停顿了片刻，又说，什么是最爱？今天是，明天就不是了。你以为是最爱，到后来发现，最爱永远在寻找的路上。再说，既然被抛弃，说明人家不爱你，那有什么好伤心的，不爱拉倒，只要自己有魅力，还怕找不到爱的人？

施何停止敲键盘，用无比崇拜的语气说，高人，哪天给我讲讲你的爱情故事。

公孙春晓脸上立马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，三十多岁的已婚妇女，哪有什么爱情，只有灰尘。施何一脸严肃地说，我连灰尘都没有。公孙春晓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她说你还有机会，我已失去选择的权利。

谁说的？现在又不是过去，一张婚纸绑定一辈子。“90后”张倩进来了，嬉笑着接过头。

看看，年轻人的观念就是不一样。公孙春晓以过来人的口气说，等你们结婚了，有了孩子就会明白，婚姻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。

张倩说，春晓姐，你也没比我们大几岁，别搞得像远古人类。施何说，就是。公孙春晓撇了撇嘴说，我还是“猩猩人类”，现在差5岁就有代沟好嘛！

啊，那我们这里就是三代人了。施何故作惊恐状。

公孙春晓差点把嘴里的茶水喷出来，说好吧，那就让我提前进入“德高望重”的前辈行列，以后你们都要叫我春晓前辈。

施何说，是，春晓前辈，当我们在演韩剧好了。

笑声，在办公室荡漾开来，让施何大清早郁闷的心情好了许多。

到了约定时间，施何来到临江茶室，走进小包厢，看到里面已坐着一位举止优雅、面容姣好的女士，正喝着玫瑰花茶，空气里流淌着古筝《暗香》的清音。

你好，怎么称呼？施何在女士的对面坐下，微笑着问。同时迅速打量了她一下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五官精致，脸上的亮点是眼睛，黑亮，眼角自带风流。

叫我西好了，施老师很年轻。西的声音很好听，带着一种上城女人讲话时甜腻的嗲味。施何在心里给对方贴了一张标签：有风韵的成熟少妇。

你是上城人？施何点了一杯菊花茶，最近上火，她需要清火。

我在上城读的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那里，西微笑着说，我是来这里办事，昨晚在宾馆翻报纸看到你们晚报情感版，临时起意想约施老师聊一聊我的故事。

服务生把茶端上来了，施何喝了一口润润喉，然后说，欢迎倾诉。

西开始慢慢诉说，她讲得很平静，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

在世人眼里，我是个幸福的女人。老公开了一家小公司，虽说没挣什么大钱，但过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自己在一家企业工作，收入不算高，可工作

轻松,管管后勤。家里有两套房子,一套自住,一套出租。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,学习成绩很好。家里也没什么可以让我操心的事。总之一句话,看起来生活很完美,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羡慕我的。

说到这里,西缓了口气,她低下头,小心地喝了一口水,免得口红沾到杯沿上。

施何笑着说,我还以为会听到一个家庭不幸、红颜薄命之类的故事,原来是我想错了。好啊,我们报纸负能量的情感故事比较多,难得有个婚姻幸福的。

西扬起头,无奈地说,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如果很幸福,我就不会来跟你聊了。施老师,我活得很不快乐。虽然丈夫对我挺好的,工作顺心,孩子也听话,可不知为什么,我就是开心不起来,所以我一次次去找婚外情,来寻求那短暂的快乐和刺激。

施何换了一个姿势坐,说,愿闻其详。

西说,从读大学开始,我就喜欢比我年纪大很多的男人,迷恋他们身上的成熟韵味,还有那种父亲般的温暖和踏实。我的第一个男人是我的大学老师,我很喜欢他。开始,他不敢喜欢我,毕竟身份摆在那里,可在我的热烈追求下,他终于投降了,直到我大学毕业才跟他分了手。我的婚姻是综合考虑后的选择,我老公是我同事,从我进单位就开始追我,本地人,因为拆迁,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,就是人长相一般,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,不过是个适合当老公的人选,所以我就选择了他。结婚后,他从单位出来自己创业,我还留在原单位。也许是家庭生活太平淡,也许是我老公不能给我所期望的,我只能寻找另外的情感寄托。有了第一次,就有了第二次,每段感情的时间不长,或许一年,或许半载,一旦激情过去,我又没有了兴趣。我也知道这样不好,可就是控制不了,心里好像有一个魔鬼在操控着这一切。

施何纳闷地问,那你不怕被你老公发现?

他从来都不查问我的行踪,工作又很忙,没空陪我。再说,你看我像个会出轨的女人吗?西的嘴角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笑容,似有小小的得意。

施何再度认真地打量起西,美丽又端庄,给人很正派的感觉,外表确实看不

出来。

冒昧地问一句，你父亲是不是从小就不顾家？施何委婉地问道，她在猜测。

西摇了摇头说，我没有见过父亲，父亲在我出生前一个月因意外事故去世了，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张张照片。母亲后来再婚了，生了一对双胞胎弟弟，把我丢在爷爷奶奶家，我是两位老人带大的。

施何又问西平时有些什么爱好。西说没什么爱好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只觉得空虚。我不快乐，真的，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真正快乐起来，就算在外面找到了激情也一样，那些快乐都太短暂了。

此刻，西晶亮的眼睛变得空洞，空洞得让人心惊。她说，我怕有一天自己会发疯。

施何说，只要你愿意倾诉就好，其实你可以去找当地的心理咨询机构，跟心理咨询师多沟通，应该会对你有帮助。你内心的那个空洞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有很多的因素。

西很抗拒地说，不去，那要被人当成神经病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和施老师聊我的故事了。

施何说，不会啊，那些都是偏见。

活着真没劲。西的目光黯淡下来，落在玻璃壶上，烛火已熄灭，淡粉色的玫瑰花已从紧锁状态变成绽放。

你不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吧？许久，西抬起头，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，问施何。

施何还了西一个笑容，她说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评判别人的生活。

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这么多隐私，现在总算觉得轻松些了。如果施老师不介意的话，以后有什么事我还是想跟你倾诉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这样我很有安全感。西朝施何眨了眨眼，然后从包里拿出化妆盒，很认真地补妆。

施何说，欢迎随时找我聊，可以通过QQ，也可以发邮件。西笑着说，施老师，依人真好。

走出茶室，施何看着西婀娜的身影远去，联想到林纳。林纳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，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，后来没有再婚，她找父亲也是为了得到缺失的父爱吗？也许，她该找林纳好好聊聊了，与其整天胡乱猜测，不如面对面试探一番。

这个念头一闪过，施何也没考虑太多，立马就从手机通讯录里找到林纳的电话打过去，问晚上有没有空，她想叫几个女同学一起聚聚。

林纳笑着说，哪有你这么请客的？至少要提前一周才有诚意。施何装作很欢快的样子说，我这样才好，有真感情的就会排除万难来赴约。林纳大笑道，好，美女，为了表示我对你是真感情，晚上一定来。施何说，六点“芷语”咖啡馆见，不见不散。

听林纳说好，施何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，真感情？真感情就勾引我老爹？不要脸。不过林纳爽快答应让施何又觉得自己是不是搞错了。不管了，晚上见了再说。

平复一下心情，施何又给母亲打电话，说不回家吃晚饭，有约会。

何小玉一听女儿有约会，迫不及待地问她，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哪里人？做什么工作的？施何一听就烦，语气生硬地回答，没有，就把电话给按掉了。放下手机，又觉得自己的态度过于生硬，就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，说不是男朋友，是和女同学。何小玉回了一个“哦”，就没下文了。

施何从这个语气词里感受到母亲深深的失落。也难怪母亲焦急，亲朋好友中，比她长得逊色的嫁了，家境没她好的嫁了，没她聪明的嫁了，而且人家还嫁得挺好的，至少按世俗的标准看。这实在让母亲想不通，总是忍不住在她耳边唠叨，说她太挑剔，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，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。

其实，施何明白问题症结所在。自从初恋结束，一直到毕业，她没有再交男朋友。参加工作后，天天编那些负能量的情感故事，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对男人堆积了越来越深的戒备，她太熟悉那些套路。这几年记不清相过几次亲，每次男人刚开口说第一句，她就知道接下去对方要说什么，未卜先知的能力让她对这种直奔主题的恋爱毫无兴趣，也让相亲对象无所适从，只好作罢。

这应该也算是“工伤”的一种吧，可惜没有补贴可以领。想到“工伤”两字，施何不禁自嘲地笑了起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她对婚姻比较幻灭，但对爱情内心还是有渴望的。她不喜欢相亲，目的性太强，她希望能在某一天，以“遇见”的方式，去遇见能引起彼此灵魂共振的男人，谈一场真正的恋爱。

又做梦了，打住，先想想跟林纳怎么谈，这才是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。施何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窗外天色阴沉。今日秋分，意味着正式进入了秋季，接下去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施何的情绪莫名地低落起来。

2

芷语咖啡馆的位置属于闹中取静。穿过热闹的城市主干道，拐个弯，沿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子往里走百米左右，一幢古旧的老房子出现在面前。两扇褪尽铅华的木门虚掩着，木门上的铜环早没有了最初的光泽。施何停住脚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，推开那道门。

这是一座四合院，二层木结构楼房，屋檐下挂着一盏盏灯笼，散发着幽暗的红光。天井的两个角落分别种着芭蕉和修竹，穿民国风衣裙的服务员从廊下走过，恍然如梦。正对着大门的地方还有一道灰砖砌成的影壁，上面有吉祥浮雕。这房子是市级文保单位，不知怎么给出租了，变成很有文艺范的咖啡馆，深受那些或真或伪的文青喜欢。

施何低下头看自己的破洞牛仔裤、宽大白衬衣、轻便小白鞋，这一身装束似与这里的气场格格不入。管他呢，施何一甩马尾辫，径直上楼，挑了个最靠里边的卡座坐下。林纳还没有来，她翻着桌上的精美菜单，晚上吃点什么？这恐怕是她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餐饭，比跟一个陌生的相亲男人共进晚餐还不自在。刚才在来的路上，她想好了，先给林纳讲故事，要不要当面点破，看林纳的反应。

正琢磨着，林纳风姿绰约地走了进来。看到只有施何一个人，她脸上闪过一丝怪异的神情，随口问，其他人呢？

她们有事不来了，就我们两个。施何边说边迅速瞟了林纳一眼，上次同学会林纳打完招呼就走，她都没注意。柳叶眉、丹凤眼、薄薄的红唇，刚到肩膀的卷发显得她特有女人味。黑色高领无袖紧身薄毛衣，衬一对高耸的豪乳，下面是黑色阔腿裤、黑色高跟鞋，使身材越发高挑。她戴着一套珍珠首饰，背一只木槿色的普拉达包包，高贵、典雅。施何条件反射地联想，这会不会是父亲掏钱给她置办的行头？父亲又是从哪里来的私房钱？他的工资卡在母亲手上，难道是非法所得？施何的神经莫名紧张起来，每次有官员落马，必牵涉到钱权交易和女人。父亲虽只是董城区林业和园林管理局一名小小的副局长，没什么权，但也不好说，毕竟她是外行。这么一想，施何深感肩负的重任，她不仅仅是在挽救父母的婚姻，更是为了阻止父亲人生悲剧的发生。

林纳在施何对面坐下，她也在打量昔日的老同学。素面朝天，眉眼干净，婴儿肥的脸，皮肤看起来不错，有弹性，只是眼角已有若隐若现的细纹。

施何把菜单推到林纳面前说，晚上就随便吃点，主要是这里环境好，适合交流。林纳客气地说，没关系。她翻了一下菜单，转过头朝服务员做了个手势，要了一份牛排套餐。施何说，给我也同样来一份。

可惜开着车，不能喝酒，不然陪你喝一杯。施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。

林纳的嘴角往上扬了扬，微笑着说，以后有机会。又问施何，你现在报社工作？上次同学会我有事，打完招呼就走了，太匆忙，也没跟你好好聊。施何点点头，又问林纳做什么工作。林纳说自己开了家房地产中介的小公司，生意还算过得去。施何没想到林纳这么能干，还想当然地以为她是喜欢寄生在男人身上的那种女人。又转念，说不定这公司是父亲帮她开的，完全有可能。这么想着，心情又复杂起来，可脸上还得云淡风轻，嘴上很真诚地向漂亮的老同学致敬。

牛排端了上来，施何和林纳举起杯子，说以茶代酒，轻轻一碰，各自抿了一口，又放下。

对施何的邀请，林纳确实很意外。想起那场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暗恋，林纳心里明白，让她从羞涩、自卑中走出来的，就是当年校园里那两个年轻的身影。

老同学，说实话，我还要好好谢谢你！林纳凝视着施何的眼睛，半认真半调

侃地说。

谢我什么？施何纳闷地问。

当年如果不是你抢了秦君明，我的人生可能依然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而不是积极主动去争取。林纳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她问，你后来怎么没有跟秦君明在一起？我还以为你会嫁给他。

施何没想到林纳第一个话题是这陈年旧事，她略显窘态地解释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也喜欢他，早知道我就让给你了。

可我知道你喜欢他，虽然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但我不敢去争，只好眼睁睁看着你和他成双成对走在一起，心里那个难受。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，而不是等别人来施舍。林纳用刀切下一小块牛排，用叉子举着，在眼前晃了晃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嚼着。

施何一笑，说，幸好你没跟他谈恋爱，不然一样的结果，因为你长得再漂亮，也敌不过人家副市长千金的光芒。

林纳想了想说，也是，那我更要感谢你了。见施何神情不太自然，又说，哎哟，不提了，讲些高兴的事。

就是，干吗提秦君明啊，搞得我们好像情痴一样，还对他念念不忘。对了，老同学，你结婚了吗？施何状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。

正有滋有味品尝着牛排的林纳把嘴里的食物咽下肚，伸手从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，轻轻按了按嘴角，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，浅笑着回答，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。

这下轮到施何噎住了，她没想到林纳是有夫之妇，那又怎么会跟父亲搅在一起？不过嘴上还得说一句，人生赢家啊，这个年纪孩子居然这么大了。

林纳笑了笑说，结婚早。说完，她低下头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，发出轻轻的咀嚼声。卷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，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。一时，两人都陷入沉默。

牛排吃完，她们又各点了一杯咖啡，慢慢喝起来。还是林纳打破僵局，问施何，是不是有事？没关系，只要帮得上忙，我一定帮。

施何见林纳的性格与高中时相比确实有很大变化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免

惊讶。她说，我的工作很压抑，整天听一些狗血的情感故事，让人很烦躁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但愿不会影响你的心情。施何的口气听起来像玩笑，实际上是实在憋不住，总不能什么都不说就各自打道回府。

好啊，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林纳朝施何嫣然一笑，施何不禁呆了呆，她不得不承认，林纳是个很有韵味的女人。

凝了凝神，施何坐直了身子，喝一口咖啡润润喉，见周围的人都在低声说话，没有人注意她们，于是轻声说，前几天，我接到一个情感热线电话，有个女孩打进来，说她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外面有个情人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告诉母亲真相，她怕母亲接受不了，因为从她懂事开始，一直觉得父母很恩爱。不说吧，心里又难受，就这样一天天憋着，她现在都变得不想回家，特别是看到父亲，情绪就会很激动。曾经形象高大的父亲在她眼里变成了伪君子，她怕有一天会控制不住揭穿这个秘密，她的家也会随着这个秘密而解体。

林纳静静地听着，幽暗的灯光下，她一脸淡然。施何注视着林纳的眼睛，停止了叙述。林纳喝了一口咖啡说，现在这种事很多，按我说，这个女孩可以找她父亲聊聊。

你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对象吗？施何问林纳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因为我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，出轨、背弃、欺骗、谎言，我宁可一辈子单身，也不要那种婚姻。

你也不要太消极，这世上还是有真爱的。林纳仰起脸说，遇到了你就勇敢去追，不要患得患失，错过了机会。

施何看了林纳几秒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老同学敢爱敢恨，我很佩服，现在我只想问下，你跟我爸是真爱吗？哦，对了，他的名字里有一个林，你又刚好姓林，你们还真有缘分。

你爸？施林施局长是你爸？林纳大吃一惊，不由瞪大了眼睛。

看来我爸从来都没有在你面前提起他有一个跟你一样年纪的女儿。施何的声音里充满了寒意。

施何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比较谈得来的忘年交。

林纳的脸一阵白一阵红,急辩道。

是不是误会你心里最清楚,林纳,看在我们曾经同学一场的分上,我求你放过我爸,他再熬几年就可以退休了,也没什么钱。我妈心脏不好,受不了刺激。你也是有老公有孩子的人,万一这事闹开,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,你好自为之。施何不由提高音量,顾不得旁人诧异的目光,把郁积在心的话都吐了出来,然后买单走人,扔下林纳一个人在那里,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施何回到家里,何小玉正坐在客厅看电视,见女儿回来,随口说,今天回来挺早的。施何的眼前闪过林纳精致的妆容,再看母亲,身材臃肿的大妈一个,忍不住提醒道,老妈,你以后别整天在家看电视,出去跳跳广场舞也好,锻炼锻炼身体。你看看人家赵雅芝,比你还大几岁,保养得像个小姑娘。何小玉不高兴地说,人家是明星,你妈是家庭妇女,能比吗?你还说我,你看看你自己,好好的裤子不穿,非要穿个破洞的,像个叫花子。这么大年纪了,对象也没有,我看你是箩里捡花,挑花眼了。

一听找对象这个问题,施何的头又痛了起来,她问,老爸在书房?何小玉说,你爸晚上有应酬,还没有回来。不在?施何计划落空,只好在客厅磨蹭两分钟,转身回房间。

关上门,施何把自己扔到床上躺着,脑子又像烧开水扑腾起来。自己约林纳见面的事,按照常理,等她离开,林纳肯定会马上告知父亲。那么这个时候,两个人是不是在商量对策,统一口径?根据情感故事中的设定,这种事你没有抓到现行,当事人是打死都不会承认的。再说,男主是自己的亲爹啊,女儿和亲爹谈出轨这个问题,本身就尴尬无比。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,她又怎么可能装聋作哑?更何况,她是因为爱父亲才这样做,她是在拯救一个在婚姻中迷失方向的老男人,而且这还关系到这个男人是否能保住晚节,意义重大。

当施何的脑海里闪过“意义重大”这四个字,她立马有了翻身起床的动力,走出房间到卫生间洗一把冷水脸。接下去,她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,就是好好打造母亲的形象,让父亲眼睛一亮,重新赢得他的关注。

何小玉见女儿陪她看电视,脸上有一种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诧异。施何

忽然感到一阵心酸，搂住母亲的肩膀，低声说，对不起，老妈，以后我一定多陪陪你。何小玉敏感地察觉到女儿的异常，问道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

施何松开手，恢复平常的样子，摇头说没有。何小玉又开始唠叨，说你什么时候结婚，我也就完成任务了。施何说，我现在对婚姻没信心。何小玉不满地说，你们年轻人花头就是多，你看看我跟你爸不是挺好的吗？

老妈，你和老爸在一起感觉幸福吗？施何拿起茶几上的一只橘子，边剥皮边问。

你爸对我很好，他比我有文化，长得也好看。年轻的时候，村里有很多姑娘追他，我是你奶奶看中的，你爸说我人好，就同意了。我们结婚后，家里的钱一直是我管着。这么多年，他从不跟我吵架。人家都说我修了几辈子的福气，才遇上你爸这样一个好男人。说到最后一句，何小玉朝女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那是，我没有老妈福气好，所以找不到好男人。施何心情复杂地哄母亲开心，她想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母亲知道父亲婚外恋的事，一定要控制好情绪，免得露出破绽。

母女俩正闲聊着，忽传来开铁门的声音。何小玉马上站起来说，你爸回来了。

门开了，施林提着包走了进来。何小玉忙迎上去，接过他手中的包，关心地问，老施，晚上有没有喝酒，要不要吃碗银耳汤？我下午刚炖的。施林淡淡地说，不吃了，肚子有点饱。

施何暗暗吃惊。

她太大意，从没有注意过父母之间的这些生活细节。从母亲的举动和父亲的神情来看，这场景绝对不是特例，而是日常。今晚她第一次发现，从外表看，56岁的父亲比同龄的母亲确实要年轻得多。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婚姻关系？施何很疑惑。

老爸，你回来了。施何站起来打招呼，偷偷观察父亲的神情。身材高大魁梧的施林，没有中老年男人常见的大肚腩。圆脸，眉毛特别浓，眼睛虽没有年轻时那么有神，但也不至于混浊。鼻梁挺直，鼻尖圆阔，嘴唇略厚，就是脸上的皮肤已

松弛,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。

施林很威严地瞥了女儿一眼,用鼻音做了一声回复。施何读出父亲目光里有着无法表述的内容,忽然心生怯意。人家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,可从小到大,施何跟父亲好像从没有亲近过。奇怪的是,她也很少黏母亲,亲情在她的脑子里有点淡薄,这可能跟她从小寄宿有关。小时候,父母两地分居,母亲在企业上班,工作很忙,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忙接送孩子和买菜做饭,就把她送到全寄宿的学校,一周才接回来一次。虽说后来父亲调回来了,但他的工作似乎比母亲更忙,而施何也早已习惯学校的寄宿生活,一直到大学毕业。

施林走进书房,随手关上了门。何小玉很自觉地把电视机的音量调低,又坐下来看她的连续剧,一边跟女儿说,再过两年你爸就退居二线,可以轻松了。施何附和了一句,说等老爸退休了,你们可以一起出去旅游。何小玉说,我现在就操心你的事。施何说,顺其自然。她在犹豫要不要找父亲谈,问吧,怕被母亲察觉,惹出祸事来。不问吧,按她“追根究底”的性格,晚上睡觉恐怕又要烙饼子。

手机有微信提示音,施何拿起一看,诧异。信息是父亲发来的,只有六个字,“不要胡乱猜测”。施何回了一条,我能到书房来跟您聊聊吗?施林回复,在家不方便,找机会再说。施何又发过去问,我现在只想知道你跟林纳怎么回事?施林回复,啥事没有。施何继续发,我亲眼看到。手机沉默了,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,施何感到从未有过的漫长,这漫长让她有一种窒息的错觉。

真忙,你给谁发信息,这么多?何小玉好奇地伸过头来,想看女儿的手机。施何一激灵,连忙解释,一个同事,在问明天稿子的事。老妈,你慢慢看,我回房间去了。何小玉揉了揉眼睛说,去吧,早点睡,我看完这一集也睡了。施何说好。

回到房间,施何把门关上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在一边,浑身说不出的不爽。她既希望父亲和林纳是真的没事,又怕那只是谎言。眼前闪过父亲宠溺地摸林纳头的动作,想起父亲从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过自己,更不用说有这么充满爱意的动作。施何的心伸出无数个爪子,拼命拉扯,她第一次尝到了嫉妒的滋味。怎么办?看样子父亲是绝对不会承认婚外恋这个事实,那还要继续追查吗?可即使查实又能怎样?劝父母离婚,还是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